



论《坠落的人》中的蒙太奇手法及艺术效果

曹蓉蓉, 曾嘉琨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唐·德里罗的后 9·11 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 以非线性叙事为特点, 生动地展现了一幅恐怖袭击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群像图。德里罗的叙事技巧深受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的影响。将蒙太奇手法与文学作品相结合, 分析唐·德里罗如何在《坠落的人》中使用三种不同的蒙太奇手法进行视觉叙事, 探讨属于视觉艺术门类的蒙太奇手法应用于小说创造后产生的艺术效果。研究发现, 该小说通过蒙太奇手法, 丰富了叙事空间, 增强了读者直观感受, 并提高了审美价值。

关键词: 唐·德里罗; 《坠落的人》; 蒙太奇手法; 艺术效果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1) 02-0036-06

Montage techniques and artistic effect in DeLillo's *Falling Man*

CAO Rongrong, ZENG Jiak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Don DeLillo's post-9/11 novels, *Falling Man* is featured by a non-linear narration, which vividly shows a picture of group trauma caused by a terrorist attack. DeLillo's narrative skill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montage techniques in visual artistic works.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Don DeLillo used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montage techniques in the visual narrative of *Falling Man*, and to explore the artistic effect of montage techniques in the creation of this nov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ntage techniques employed in the novel not only enrich the narrative space of the novel and help readers to visualize the story, but also enhanc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novel.

Key words: Don DeLillo; *Falling Man*; montage techniques; artistic effect

2001 年 9 月 11 日, 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基地组织”劫持了四架民航飞机, 其中两架先后撞向美国纽约的双子塔楼, 完成了一场自杀式的恐怖袭击, 造成 3000 多人遇难。这起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唐·德里罗以此事件为蓝本创作了《坠落的人》(2007)。这部小说展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以非传统的叙事方法再现了 9·11 恐袭之后人们的心理创伤。小说问世以后, 学者的评析大多集中在对其主题的探讨上。著名学者 Michael^[1] 指出, 它“以巧妙的方式, 从根本上反击了‘9·11’之后由媒体和布什政府所创设和散布的主

导叙事的保守倾向”; Caporalebizzini^[2] 则认为, 小说不仅“通过对痛苦和记忆恢复的描述”, 把 9·11 事件“化作共有的记忆”, 从而开始集体的“疗伤的过程”, 也反映了“读者身上的认识上的混乱、不安全感”以及“9·11”之后“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作为一部以“9·11”事件为背景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坠落的人》的核心要义必然要见证历史、表现创伤; 然而学术界在关注创伤主题之时却忽视了对小说的艺术手法的探讨。事实上, 《坠落的人》的艺术特色极其鲜明。它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没有完整的情节, 没有明确的故事背景, 甚至没有明确的时

收稿日期: 2020-06-2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JA752001)

作者简介: 曹蓉蓉(1977—), 女, 浙江杭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方面的研究。

间线;小说通过简单的情节来反映人们的心理状态。整部小说具有两个显著的叙事特点,即碎片化叙事和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在叙事技巧上,唐·德里罗深受视觉文化的影响,匠心独运,将视觉艺术与小说叙事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其书名《坠落的人》便是受到摄影记者理查德·德鲁(Richard Drew)名为“坠落的人”照片的启发——照片捕捉了一个人从摩天大楼坠落的瞬间。Carroll^[3]在探讨《坠落的人》再现的极限中,也认为该故事中艺格替换(ekphrasis)的描写片段在小说的视觉再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视觉化艺术效果与文学作品间关系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兴起,蒙太奇手法更是从电影语言逐步延伸至文学、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领域,使得原本属于单一感官的艺术变得多元化和可视化。鉴于以往研究对《坠落的人》的主题探讨相对成熟而关于视觉效果的研究较少,本文拟通过影视拍摄技巧中的蒙太奇手法这一角度,从视觉叙事及其效果出发,分析唐·德里罗如何使用多种视觉蒙太奇手法进行人物形塑,展现小说的张力,从而探讨蒙太奇手法在创造《坠落的人》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蒙太奇的界定与小说中的蒙太奇

蒙太奇由法语单词“Montage”音译而来,原为建筑学专用术语。随后蒙太奇“作为电影语言,演变成电影剪辑手法的一种,也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重要思维模式。它通过人为的剪辑和拼接来实现。当不同的镜头被拼接在一起时,就会呈现新的意义,超越了单独镜头存在时的内涵”^[4]。在影视文学界,蒙太奇意为将胶片上的一系列镜头及录音组成影片的方法与技巧,后来许多理论家、电影导演,如爱森斯坦、普多夫金、贝拉·巴拉兹等,都曾讨论过蒙太奇的定义和分类。在此过程中,最早广为人知的理论是“镜头组接论”,即影片拍摄完成后将不同镜头进行组接剪辑的过程。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就是镜头内部的冲突,是由两个并列的镜头冲突而产生某一概念,造成有目的的主题效果”^[5],这就是他著名的镜头组接“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的论断。在他看来,蒙太奇不仅是电影叙事手段,更是一种表达方式,由两个元素冲突而产生的第三涵义,就是电影传达的本质内涵。

蒙太奇的出现使得将不同镜头进行拼贴重组来表现一个场景成为现实。从本质上讲,镜头重组意味着传达画面意义的删繁就简,即创作者通过预先

判断观众在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思维的连贯性,在影视创作中省略了部分画面。而中断的,或被删掉的画面,就包含了王一川^[6]所提出的“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只起连结作用的一切不重要的中间过程”,也即,“去粗存精”,从而凸显了“蒙太奇的感染力”。蒙太奇在电影中的应用即借助镜头的拼接建构场景,按导演的意图引导观众的理解,因此叙事本身便寓于镜头拼接的过程中。

通过分析蒙太奇的本质,本文认为蒙太奇实为影视化叙事的工具之一,它是创作者对创作素材进行细致甄选和重组的叙事策略,从而达到创作者期待的艺术效果。而这种艺术叙事策略也可应用于其他艺术领域中,比如文学。文学艺术主要以符号化的文字进行有机结合,或记叙故事,或抒发感情。蒙太奇给予了文学以新的形式建构自身的可能。文学借助文字的组合拼接来传达意义,而文学的视觉化叙事正是通过文字符号的所指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的视觉影像,达到“句中有画,段中有视觉片段,篇中有完整的故事动画”^[7]的艺术效果,这种神奇的艺术效果与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拟人、夸张、类比、插叙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和修辞手段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技巧与蒙太奇手法中的对比蒙太奇、连续蒙太奇、隐喻蒙太奇等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文学体裁,使用的艺术手法与电影有较多相通之处,非常适合与视觉蒙太奇进行对比研究。Frank^[8]指出,“传统小说以线性时间为逻辑的叙事结构在20世纪已被打破,80年代后的当代小说在蒙太奇影响下已呈现出空间化的倾向,而时间则退居空间之后,成为小说的辅助线索。”在现当代小说中,不少作品有意或无意识地采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如:20世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以短小的空间场景拼凑出一个荒诞离奇的生活片段;当代通俗小说和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凯丽》,通过碎片和拼接的蒙太奇手法,使叙事更具有画面感,从而达到震慑人心的效果。《坠落的人》更是运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小说叙事的代表作之一。下文将具体分析唐·德里罗如何使用蒙太奇手法达到预设的艺术效果。

二、《坠落的人》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

蒙太奇的分类至今仍众说纷纭。除爱森斯坦、贝拉·巴拉兹、艾因汉姆等众多电影导演、理论家都尝试过对蒙太奇进行分类之外,就目前广泛接受的电影蒙太奇手法而言,蒙太奇手法通常分为两大类: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顾名思义,叙事蒙太

奇侧重于展现故事发展的情节,体现作家独特的叙事魅力和巧妙的构思设计;而表现蒙太奇侧重于传达意义,深化作品的主题,引发社会思考。

“叙事蒙太奇是蒙太奇最简单、最直接的表现,意味着将许多镜头按逻辑或时间顺序分段纂集在一起,这些镜头中的每个镜头自身都含有一种事态性内容,其作用是从戏剧角度(即戏剧元素在一种因果关系下展示)和心理角度(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去推动事情的发展。”^[9]而叙事蒙太奇中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分支就是平行蒙太奇。

“平行蒙太奇是指在不同时空或者地域发生的两条(或两条以上)不同的情节线,分头叙述但是最终并列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之中。它能够扩大影片的信息量,加强影片的节奏感。其次这样的表现形式也易于观影者形成对比,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10]结合对《坠落的人》这部小说主要结构的分析,全文围绕着三个主人公基思、丽安和哈马德的视角展开叙述,由此本文认为唐·德里罗在《坠落的人》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主要使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手法。

这一点从小说的主要故事线索中可以看出。该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的名字分别以“比尔·洛顿”、“斯特·赫辛格”和“大卫·贾尼亚克”命名。故事的第一条主线讲述了男主人公基思,一名在世贸中心工作的律师,在“9·11”袭击那天,大难不死,带着满身尘土和血迹,手提公文包,回到已经分居多年的妻子丽安的寓所。然而,受到心理创伤的基思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与另一名女恐袭受害者劳伦斯发生了婚外情。基思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还成为了一名职业扑克牌玩家。然而,即使在打牌过程中,他还是会不断回忆起在恐怖袭击中丧命的牌友。直到故事的结尾,“9·11”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心理阴影。这是男主人公基思的故事线。小说第二条重要的故事线围绕女主人公基思的妻子丽安展开。她没有像基思一样亲历“9·11”事件,但惨剧的发生也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她还因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的自杀而痛苦。她为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写作会,引导写作会的老人,逐渐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除了这对夫妻外,还有第三条恐怖分子哈马德的故事线也与之并列、平行发生。伊斯兰教徒哈马德在极端分子阿米尔的宣讲和数次观看圣战录像的熏陶下,成长为一名斗士,决定接受训练参加圣战。在最终劫机的那一刻,他似乎对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产生了巨大的

疑惑和动摇。通过唐·德里罗构建的这三条主要故事线可以看出,通过平行蒙太奇的使用,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变换导致过去、现在两个时段的不断穿插和顺时逆时的交错进行”^[11]。“以蒙太奇的方式不断地拼接、闪回”^[11],形成了唐·德里罗自己建构的新的视角进行叙述,一切蒙太奇碎片都围绕着这三个平行线索展开,并不时辅以其他次要角色的线索。由此可见,平行蒙太奇是这部小说最显著的蒙太奇手法。

除了谋篇布局时使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外,这部小说的平行蒙太奇也体现在具体的片段和细节中,如基思夫妇的儿子贾斯汀的类似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丽安的母亲妮娜与其情人马丁家中的静物画描写等,不同场景的交叠使平行蒙太奇在文学叙事中充分发挥着它的艺术效果。许多读者初读《坠落的人》时感到混乱、模糊和不确定,这其实是叙事蒙太奇手法的综合效果。比如该小说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以基思和丽安的视角来叙述,形成二者的平行蒙太奇。第一章讲述“9·11”事件发生时基思从双子塔楼的南楼中幸存下来,冷静地审视着周围惨烈的一切,踉跄地离开恐击的案发现场。第二章则从丽安回忆与基思相恋切入,随后又将视角拉回到现在的时空,与母亲妮娜进行关于婚姻的谈话。这分别是男女主人公的故事线,他们之间存在平行的关系。从这两章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章和第二章并没有特别丰富的情节,只是描述了两个瞬间内发生的行为,但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这便是平行蒙太奇手法造成的视觉效果。此外,如果单独审视作为“故事背景”的第一章或第二章,会发现无论理解哪一章都会有障碍,因为在第一章中作者只描述主人公为“他”,而在第二章中,读者会像妮娜一样对男主人公的行为感到迷惑,“他怎么会首先到那里去?”^{[12]9}“他干嘛不直接到医院去?”^{[12]9}他为什么“需要避开干扰,其中包括聊天”^{[12]10}?由此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关于平行蒙太奇的事实:两个“镜头”之间虽然是平行进行的,但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呼应,在平行的叙述中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从而彼此相互刺激,不同于传统小说“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模式,而更像是通过镜头组接的方式推动故事的发展。平行蒙太奇在《坠落的人》中有着大量的体现,由于第二章之后的每一个章节都由基思、丽安或哈马德的视角来回切换着叙述,所以不再一一举例。

三、《坠落的人》中的重复蒙太奇手法

除了并行顺叙的故事情节之外,《坠落的人》中还不断重复出现部分极具画面感的文字片段,如多次出现的莫兰迪静物画,丽安频繁看到的行为艺术家等情节,这就是这部小说中广泛使用的第二种蒙太奇手法——重复蒙太奇。这种蒙太奇手法不仅在叙事层面对故事情节具有推进作用,同时也引发读者对重复镜头的关注,通过多次调度重复情节,强调画面背后作者的真实意图。这种“复现式蒙太奇”与文学中的重复手法相类似,通过场景、人物、动作等的重复出现,构成强调,不仅在读者头脑中形成视觉冲击,更能揭露事物本质。

在《坠落的人》中,多次重复的镜头不胜枚举,如贯穿全文的双子塔楼、基思在康复中心的复健画面、基思打牌的场景、丽安去读书会听老人们的故事分享会、令丽安烦躁易怒的邻居播放的音乐、丽安对媒体报道的关注,等等。总体来说,重复蒙太奇手法的大量使用,表现了“9·11”事件对以基思和丽安为代表的美国民众的巨大创伤。限于篇幅,本文仅具体分析重复频率较高的康复中心的重复技巧与意义。

故事开头讲到基思的手臂受了伤,需要去康复中心做手臂复健训练。他的手臂训练贯穿全文,一方面以平行蒙太奇的形式贯穿基思的整个故事线,另一方面,小说中多次反复描绘“悬挂的手臂”这一镜头,实为重复蒙太奇的巧妙应用,而这无疑赋予了基思手臂康复训练新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基思是因为手臂受伤才去康复中心,但康复训练实际上时刻提醒基思“9·11”事件并没有过去,他手臂的伤不断唤起他逃离双子塔楼后的所见所闻,这也是在暗示读者,即使时间流逝,以基思为代表的恐袭事件的亲历者们仍可感受到自己过去的伤痛,内心仍深受其害。康复训练在文中被描述为“不温不火的家庭康复方案”^{[12]42},基思一边进行腕部训练,“每天四次,定时用冷冰敷”^{[12]63},另一边头脑中却总是回想起“当时经历的混乱,掀起的天花板和地板,在浓烟中窒息的声音。”^{[12]42}通过这些重复蒙太奇相互叠加的镜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反讽的效果——康复中心只是现实中的一个场所,填补了人们修复生理和心理状态的需求,然而它并不能使人完全康复,基思通过治疗生理创伤来治愈心理创伤的训练和努力以失败告终,伤痕会留在那里,记忆永远无法消除。此外,基思在康复中心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亲密的信任关系”^{[12]154}。而如果他在办公室呆几个小时后

直接回家,“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益处”^{[12]155}。他需要去康复中心进行锻炼,释放体能,之后他才“不会带着对每个人的愤愤不满”走进家门^{[12]155}。这里关于康复中心的重复蒙太奇片段,不仅间接表现了基思的心理特点和灾后阴影,而且点明了康复训练对于基思这样的群体已经变成了一种救赎形式,伤者和伤者之间通过共鸣互相治愈彼此。小说中重复蒙太奇的使用不断强调人们内心的创伤,无论是“9·11”给基思带来的恐慌和无所适从,还是父亲自杀带给丽安的心理冲击,重复蒙太奇镜头直观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经历悲剧的人物背后的伤痛,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使得整部小说力透纸背,语言含蓄混沌而意蕴深刻。

四、《坠落的人》中的象征蒙太奇手法

除了平行蒙太奇和重复蒙太奇之外,《坠落的人》中还使用了象征蒙太奇(也可称为“隐喻”蒙太奇)。象征蒙太奇指将不同形象并列,通过类比揭示人物或事物间的关系,使观众产生对象征意义的理解,从而将不同事物的本质特征凸显出来,营造强烈的形象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正如巴赞^[13]所言:“影片的最终含义更多取决于这些元素的组织安排,无论影像单独具有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叙述的内容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隐喻和联想来提示概念。”

在《坠落的人》中,“坠落”是这部小说最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词,也是重复次数最多的有意义的词,因此它首先契合了象征蒙太奇通过类比或隐喻揭示事物本质的特点——有描写“9·11”发生时大楼的“倒塌”,室内物品的“零散坠落”,基思做手臂康复训练时“手掌在相邻的边缘上悬荡”,基思打牌时“倒牌”等具有极强的视觉表现力,无一不在象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建筑物的摇晃、倒塌,一切事物都在土崩瓦解和坠落,最终顷刻间成为一片废墟。“坠落”的意象首先起于标题,让人联想到德鲁的照片“坠落的人”,小说中行为艺术家表演不同“悬挂”艺术的镜头也堪称象征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典范。行为艺术家从头到尾没有语言,没有其他行为,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观众或读者提供象征意义的表演片段。他“悬荡在那里,脑袋朝地,身体在街道上空……一根保险绳隐约可见,从打直的那条腿的裤子里露出来,连接在高架路的装饰栏杆上。”^{[12]34}贯穿全文的“坠落”表演,是行为艺术表演者大卫·雅尼阿克在重现德鲁的照片,是在仿效那

个因“9·11”事件而跳楼的人。但那个跳楼者是谁?他为什么要跳楼?显然,那人很可能是在双子塔工作的一名员工,在飞机撞大厦的那一刻,基于求生的本能反应,以跳楼来逃避恐怖袭击对他造成的伤害。然而,从象征意义来看,照片中的这个人既可以用婚外情和打扑克来逃避“9·11”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基思,也可以是因父亲的自杀、恐怖袭击等一系列事件造成心理阴影的丽安——实际上,他可以是任何人。这是作者在描写行为艺术家时使用象征蒙太奇手法的巧妙之处,这个个体背后象征着整个遭受恐袭创伤的美国民众。“坠落”一词表示“悬而未决”,本身也极具象征意义。将“悬荡”的行为艺术与主人公基思的反常行为(执着修正每一处自己名字的错误拼写)和丽安的反常行为(把基思的衣服单独分开洗、不停地看报纸上刊登的死亡名单、音乐使他烦躁)等镜头进行组合构成象征蒙太奇,以此引导读者联想它们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倒挂着的人是他们精神生活“坠落”的象征,是他们感到“一切都没有意义”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生活已无法回到正轨,从夫妻俩的沉默,基思的逃避,丽安的“强迫症”,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坠落的人”,经历过的人无人能幸免这种精神创伤。象征蒙太奇手法将具有隐喻性意义的“坠落”的镜头和其他异常行为的镜头进行连接和组合,最终引导读者得出“坠落”是美国民众在遭受到恐袭重创后精神幻灭的象征这一中心结论。

五、《坠落的人》中蒙太奇手法的艺术效果

综上所述,《坠落的人》与传统叙事小说在叙事手法上有显著不同。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以碎片化的方式,通过蒙太奇手法将每一个细节视觉化,以达到强烈的视觉效果,产生了很高的美学价值。蒙太奇手法的使用在《坠落的人》中产生的艺术效果具体如下:

首先,蒙太奇手法的艺术效果表现在打破时空的固有定式概念,打开了作者的写作空间。爱因斯坦曾感慨道,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幻觉。小说中的时空同样是一种幻觉,但它们可以营造出令读者相信的真实感。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它诉说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故事,并且在时间链中嵌入了空间这一维度。在《坠落的人》中,叙事蒙太奇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线被混乱的时间和空间场景切分,这给了作者更多余地释放文字的表现力。唐·德里罗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起承转合”的故事模式,他在创作小说之前,就已经将整个故事在头脑中解构成

一个个碎片,然后再将这些碎片以看似混乱的方式布展开来,建构了小说的主人公基思、丽安和哈马德的情节。此外,蒙太奇能够压缩或延长时间。基思与丽安相恋时的快乐生活只用短短几句话代替(“他俩一起漫步街道……黑暗中响起的声音凸显出血液中的尘世脉动”^{[12]7-8}),而当双子塔楼被袭击坠落的一瞬间的场景,作者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以及穿插在不同章节的人们对该事件的“后遗症”进行细节描述。这是蒙太奇重要的艺术表现之一。

其次,蒙太奇的“碎片化”虽然使得故事线碎片化和模糊化,但各种蒙太奇手法的综合应用,却增强了读者的直观感受,充分调动了读者的视觉和听觉感观,营造了极强的画面感,仿佛是在观看一部电影。如行为艺术家即时再现恐怖袭击事件便给读者带来了很强的画面感。而基思悬挂的手臂、贾斯汀常常望向天空指着飞机、莫兰迪静物画指向即将倾倒的双子塔楼等等情节,这些视觉画面不仅萦绕在主人公基思的脑海中,也从头到尾伴随着读者的阅读体验,令读者感同身受,身临其境。小说正是利用蒙太奇的象征和隐喻功能,通过语言文字调动读者的想象,将文本转变为可视画面。

再次,无论是从构思的趣味性还是故事的表现力来看,蒙太奇手法都为这部小说增加了审美价值。唐·德里罗并没有直接用精简而破碎的语言描述“9·11”这一历史事件造成的惨剧,而是通过若干平行故事线的交叉进行,“坠落”画面的复现、反复修正名字和邻居家的音乐使人厌烦的隐喻,这些蒙太奇手法的使用给读者留下了空白和不确定性,从而通过接收者自行填补这些留白和具体化作者故意创造的不确定性,小说的审美效能得以体现。蒙太奇使得小说不同于电影用直观的画面展现给观众,削减了读者的能动思考,也不同于其他如雕塑、绘画、摄影等艺术,只能定格某一瞬间的状态,它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字,按照作者赋予的逻辑试图重现历史事件,以极具美感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个故事。由此可见,蒙太奇手法对小说的审美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六、结 语

随着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它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中叙事图像化、影像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坠落的人》中蒙太奇的使用及其艺术效果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作用和倾向。通过综合采用不同种类的蒙太奇手法,

不仅体现了唐·德里罗压缩时空纯熟的叙事能力,使读者产生观影般的直观体验,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该小说的美学价值。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或可更多从蒙太奇手法中汲取其精华,为其所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创作中的电影化视角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丰富文学创作手法,……用得不好或过分使用也会使一个严肃的作家沦为一个平庸的作者。”^[14] 尽管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都可借助“画面感”再现真实,但文学作品中的书面语言建构的画面不似影视或现实那般给人直观的感受,而是通过文字将事物抽象化,再经过受众大脑的联想和想象方能建构而成。也就是说,文学,或者小说的重点永远是文字的雕琢和布局,追求标新立异的新鲜画面感是次要的,只有将基本的语言打磨得炉火纯青,适度使用具有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的手法加以辅助,最后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可能称得上是佳作。《坠落的人》便是借用视觉蒙太奇技巧,用文字激发读者想象力、构建视觉画面,从而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的一部难得的佳作。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M.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Countering post-9/11 narratives of heroic masculinity [M]// Veronique B, Dony C, Rosenberg W. *Portraying 9/11: Essays on Representations in Comics, Literature, Film and Theatre*.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1:73-88.
- [2] Bizzini S C. Grieving and memory in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M]// Schneck P, Schweighauster P. *Terrorism, Media, and the Ethics of Fictio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on Don DeLillo*.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40-50.
- [3] Carroll H. "Like nothing in this life": September 11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in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J].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2013,40(1): 107-130.
- [4] 李冬梅. 探析蒙太奇艺术表现手法在影视编导中的应用实践[J]. *新闻研究导刊*, 2017, 8(21): 157.
- [5] 王宜文. *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32.
- [6] 王一川. 理解文学文本层面及其余衍层[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1): 2-6.
- [7] 李以庄. *电影理论初步*[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190.
- [8] Frank J.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J]. *Sewanee Review*, 1945, 53(2): 221-240.
- [9] 法赛尔·马尔丹. *电影语言*[M]. 何振淦,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6.
- [10] 李由. 谈电影蒙太奇叙事中的结构主义[J]. *电影文学*, 2014(21): 17-18.
- [11] 庄美枝. 《美国》三部曲与文学上的蒙太奇[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5(2):130-140.
- [12] 唐·德里罗. *坠落的人*[M]. 严忠志,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13] 安德烈·巴赞. *电影是什么*[M]. 崔君衍,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66.
- [14] 田俊武, 李群英. 电影的越界和现当代美国文学[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6): 79-82.

(责任编辑:陈丽琼)